

## 急急歸鄉路 ■ 方格子

瀛苑副刊

在那樣的夜裡，我累了，累得只想倒頭大睡，心想：只要躲入夢鄉的懷中，我就不必再與現實的無情對抗了。

忽然，天搖地動，樓友們尖叫地跑出自己的房間，害怕地聚集在一起，一會兒不搖了，她們還驚魂未定，我卻又已眷戀起夢鄉的溫柔了。

「鈴——」的一聲，劃破紛擾的夜。

電話的一頭傳來滇的哭訴聲，我立刻飛奔到她的宿舍，而心早為埔里的家人、親友，懸在斷崖的邊際，搖搖欲墜。等候著天亮，月娘的蓮步輕移，讓我們心中的恐懼之火，更熾熱、急速地燃燒；天微亮，我們即乘著統聯奔赴臺中，車速的緩慢，讓我恨不得搶上駕駛座；但我們卻什麼也不能做，在位子上，緊握著彼此的手，加油、安慰。然耳際傳來災情的報導，我忍了一夜的淚，流了下來。這是怎麼一回事啊！昨晚才打電話請媽叫我的起床第一堂的課，我卻為了她夜半未眠；那天到玄家的途中，見明月半圓，我還興奮地告訴他：等待月圓，我就能回家了。他笑我像灰姑娘。

如今，全變了樣。

到臺中向朋友借了車，先到臺中的家確定妹妹們的安全，但貝竟然早在星期一就回到埔里了，後來我和君一起到市區，問往來臺中——埔里的小巴士司機們，所有的消息全是道路中斷。我不信。我生長在那片土地上，我是了解那片土地的，我—定—可—以—回—去—。君說我太衝動了，要我留在臺中等消息或想安全的方法。別開玩笑了，我拋下淡水的

一切，為的，就，是，回，埔，里，等，消，息，如，今，通，訊，全，部，中，斷，何，時，  
能有，消，息？漂，的，是，泊，異，鄉，遊，子，的，心，怎，堪，時，間，等，待，的，煎，熬，？  
有什，安，全，的，方，法，走，的，也，唯，一，的，方，法，就，是，走，放，棄，了，：，不，夠，  
壞的，上，打，的，車，速，一，雙，翅，膀，，，，，，，，，，，，，，，，，，，，，，，，，，，  
以我，想，要，有，一，雙，翅，膀，，，，，，，，，，，，，，，，，，，，，，，，，，，，，，，，，，，，，，，  
快，我，想，要，有，一，雙，翅，膀，，，，，，，，，，，，，，，，，，，，，，，，，，，，，，，，，，，，，，，

行經，草，屯，，部，分，道，路，封，閉，，也，有，樓，房，的，倒，塌，，其，實，也，好，想，繞，  
到中，興，分，秒，地，能，剛，好，馬，上，再，如，此，先，下，群，峰，的，聽，到，她，對，自，己，的，  
是不，忍，睹，稍，作，路，的，地，方，，青，翠，剝，去，了，一，點，（，對，她，只，剩，下，一，半，的，  
差，來，的，層，層，的，路，面，，必，須，動，去，了，一，點，（，對，她，只，剩，下，一，半，的，  
處，斷，層，的，路，面，，必，須，動，去，了，一，點，（，對，她，只，剩，下，一，半，的，  
，我，嚇，呆，了，，強，信，手，會，平，安，回，到，家，人，一，定，平，安，啊！  
挺，深，沉，的，握，著，她，們，一，定，會，平，安，回，到，家，人，一，定，平，安，啊！  
何，我，卻，無，法，擔，保，我，們，的，家，人，一，定，平，安，啊！  
，我，卻，無，法，擔，保，我，們，的，家，人，一，定，平，安，啊！

一，路，崎，嶇，難，行，，多，處，山，崩，或，地，基，下，陷，，造，成，許，多，路，段，和，山，  
洞，變，成，雙，向，通，車，，但，所，幸，多，數，狀，況，都，在，我，預，料，中，畢，竟，  
我，是，在，這，群，山，中，長，大，的，孩，子。

終，於，回，到，我，的，家，鄉——埔，里。

進，入，市，區，，滇，見，到，北，環，路，的，慘，狀，，路，上，我，為，她，做，的，心，理，建，  
設，，馬，上，如，何，辦？中，華，市，場，的，情，況，，她，哭，得，更，慘，（，因，為，不，得，安，慰，  
怎，辦？中，華，市，場，的，情，況，，她，哭，得，更，慘，（，因，為，不，得，安，慰，  
好，在，中，華，市，場，的，情，況，，她，哭，得，更，慘，（，因，為，不，得，安，慰，  
了，到，她，家，門，口，，一，地，的，碎，磚，不，堪，入，目，，她，瘋，狂，拍，打，著，無

情緊閉的鐵門，我趕緊問在路旁的婦人，得知滇家人的所  
在孝路幾這水一道湧雖，馬幾這水一道湧雖，上乎我一向今卻痕再五分鐘的，確定子的都家鄉山崩感強自的平安，怎麼原，就是無法抑嗎？

家裡的鐵捲門無力地半垂著。

一轉頭，突然看到一個人影站在路邊。真的是她嗎？抑或：滿  
，只是我的錯覺？我強忍了一相擁避音團，「貧一些捨上跑雖然我流不  
「貝。」地衝我媽，一母女更怕剛扭曲搬東西平安脫困，淚流不止。  
頰淚趕縱得，上向力哥我，不是很好，但我為了他的平安，

我堅持回來的決定是正確的，否則大家的心都是兩頭懸啊  
！此次的歸鄉行，除了求親友平安，就只求：無論情勢如  
何變化，總是全家人在一起。

後來我騎車將埔里繞了一圈，到每個親友家看一定大家不會  
那安無事了。我劫後，我心中那塊懸在斷崖邊的石頭，終於

沒有燈光的時空，夜晚來得特別早，而山中的夜，更是不留情地透著寒意。

在箱型車中，和貝共擁著一張薄衾，聽她細細訴說整個逃生的過程，我的心，是一陣一陣地疼，萬般的不是捨啊！多生日不曾安眠的我，即使在車上好睡，終於還抵擋不住周公的召喚，沉沉地睡著了。

不知睡了多久，楊阿姨來叫我們去鎮公所領補給品，我還迷迷糊糊、睡眼惺忪，就和貝一起去。鎮公所前搭的水袋，袋位要救難指車上，我等了一箱，可臺北回竟沒機會這努力重建我們迷時貝先給搬了回請之餘也給我們重建我先生沒有要只之後給我也要力量，重起激動以後也我們也要力量，重起迷時貝先給搬了回請之餘也給我們重建我先生沒有要只之後給我也要力量，重起激動以後也我們也要力量，重起迷時貝先給搬了回請之餘也給我們重建我先生沒有要只之後給我也要力量，重起

感謝天，讓我們全家人在這次震災後能平安地聚在一起，有我們已經很滿足了。

有人說：「能活著，就是一種幸福。」所以我要當一個快快樂樂的難民，拋卻溫暖；勇於努力，活出「活著」的意義。有人說：「能活著，就是一種幸福。」所以我要當一個快快樂樂的難民，拋卻溫暖；勇於努力，活出「活著」的意義。